

潮平岸阔

光纤之父

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

高锟

著

许迪锵

译

高

锟

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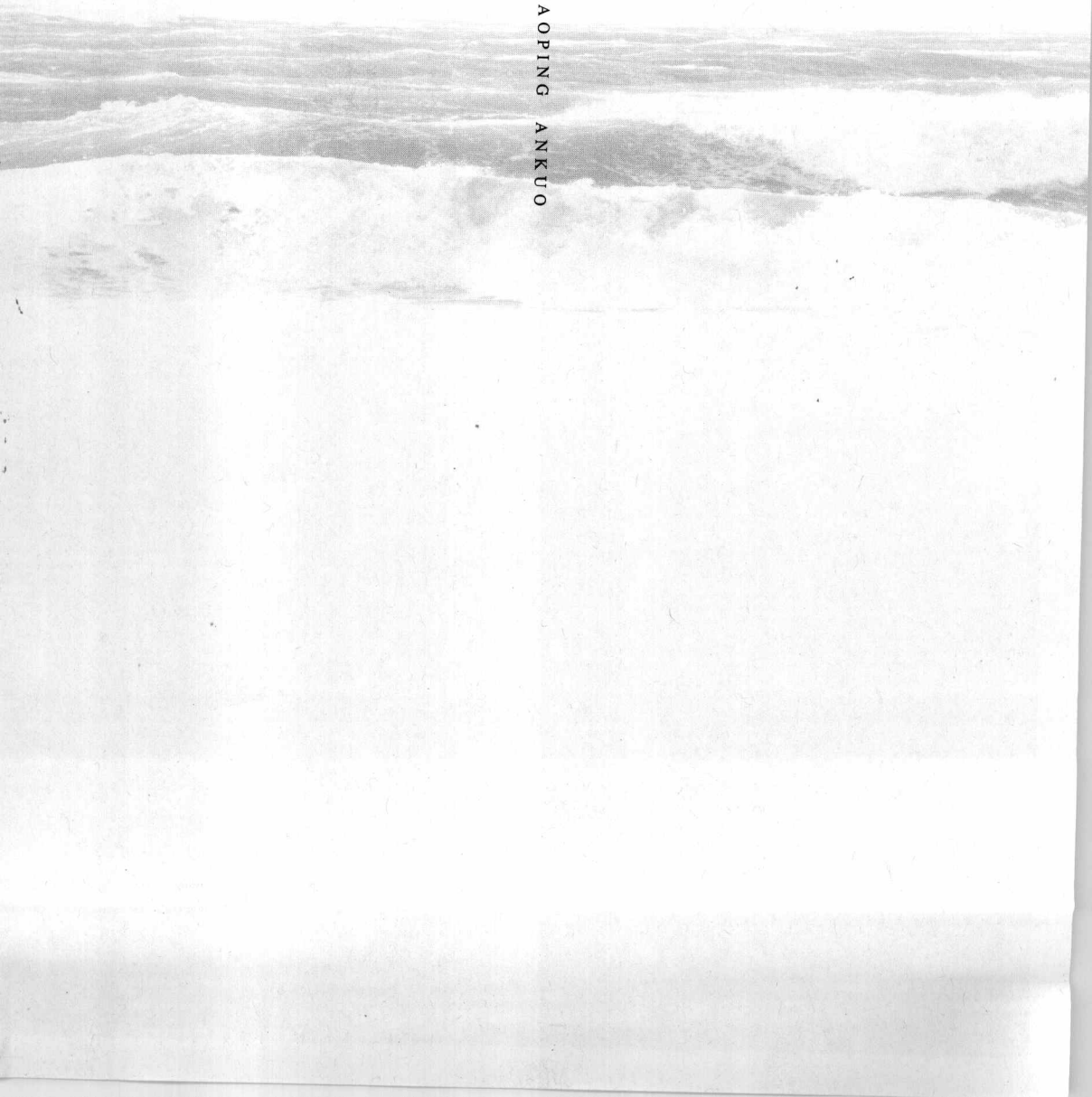
述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潮平岸阔

CHAOPING ANKUO



潮平岸阔

潮平岸阔

——高锬自述

◎ 高锬 著 ◎ 许迪锵 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潮平岸阔——高锬自述/高锬著 许迪锵译.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7.5
ISBN 978-7-5411-2560-7

I. 潮... II. ①高... ②自... III. 高锬—自传
IV. K82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53507号

本书原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以书名《潮平岸阔——高锬自述》出版,现经由原出版公司授权四川文艺出版社在中国内地出版发行。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进字21-2007-35号

潮平岸阔——高锬自述

CHAOPING ANKUO GAOKUN ZISHU

◎高锬 著 ◎许迪锵 译

责任编辑	谢明香 何 炜
整体设计	邹小工
责任校对	程 于
责任印制	喻 辉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成都槐树街2号)
电 话	(028)86259285[发行部] (028)86259303[编辑部]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www.scwys.com
防盗版 举报电话	(028) 86697071 86697083
印 刷	四川锦祝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80千
版 次	2007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2560-7
定 价	35.00元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
电话:(028)86259301

潮平岸阔

目 录 Contents

7	1. 邂逅
29	2. 上学去
45	3. 无知岁月
55	4. 航向世界
71	5. 独立自主

85	6. 探索光纤
99	7. 光明在望
115	8. 开拓新领域
131	9. 出掌中大
153	10. 我的收获

175	11. 家庭生活
199	12. 中大忆往
225	13. 结婚纪念
245	14. 富人、伟人与要人
263	15. 迎向新纪元



Chapter 01

邂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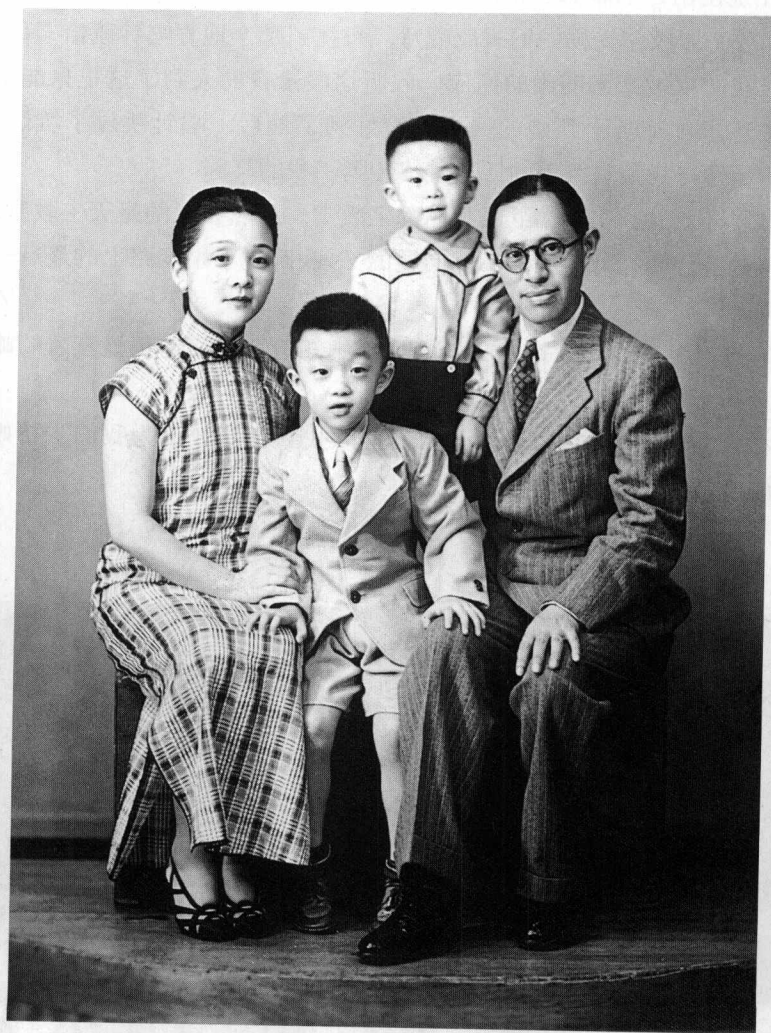
我父亲原籍金山，那是长江口大都会上海附近的一个村镇；我母亲来自另一个村镇宝山，在金山以北二十里左右。经媒人算过生辰八字，认为极相匹配，他们得以按照传统的习俗完婚。

我父亲原籍金山，那是长江口大都会上海附近的一个村镇；我母亲来自另一个村镇宝山，在金山以北二十里左右。经媒人算过生辰八字，认为极相匹配，他们得以按照传统的习俗完婚。两家人门当户对，一时传为佳话。我父亲高君湘，是一位以诗文鸣于时的文人的第三子，我母亲金静芳是家中长女，一对新人二十出头，在当时来说，都受过高深的教育。

我父母虽在成亲那天才初次见面，可自我懂事以来，从未察觉他们之间有任何齟齬。我母亲秀外慧中，而我父亲则虽在国内和美国接受大学教育，却始终恪守中国文化和传统。他们心曲互通，对彼此的角色和责任都默默相契。是以尽管新婚时无异于一对陌生人，这段婚姻再美满不过。难道真的是八字契合令他们赤绳紧系，还是媒人老于世故，早就认定他们珠联璧合？

美芸和我在英国伦敦一个行政区的圣公会教堂举行婚礼，仪式倒也简单，我们按照标准的文词宣读誓言，在标准的婚书上签字。我们的茶会也很简单，但因为我们是主角，每个细节都由我们策划，那情景也着实使人难忘。我们未经媒妁之言，也无算命先生算过八字，婚后四十多年来琴瑟和谐，也许确是爱情的力量战胜一切。电影《八十日环游世界》(Around the World in 80 Days)的主题曲，正道出我们婚姻之路的历程，它开头几句话说：

踏遍天涯觅知音，
杳然我独踽踽行，
青春结伴好还乡。



全家福：父亲、母亲、我和弟弟。约1942年摄于上海一影楼。

我横越半个地球，由香港奔赴伦敦，找寻我的命运女神。我们的邂逅终以团圆结局，实始于美芸对我的求婚说一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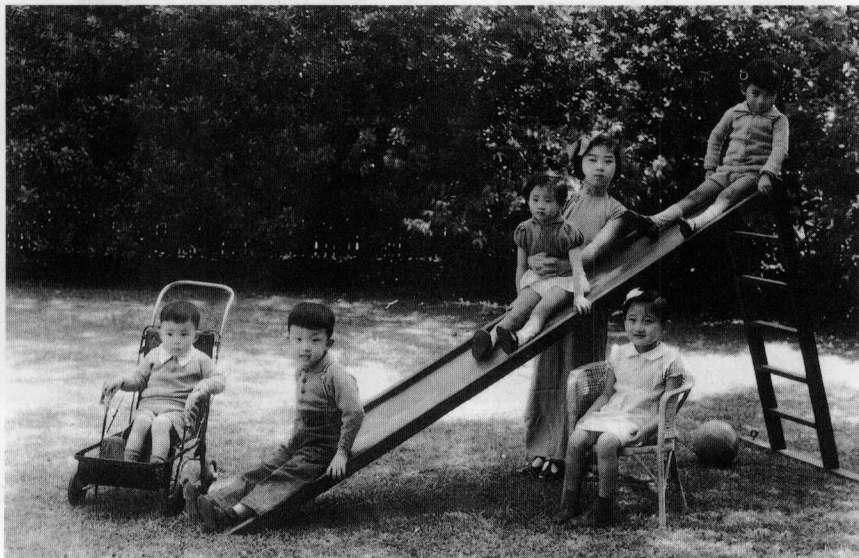
“我希望可以在教堂举行婚礼。”

在她说出她的希冀之前，我其实已求过好几次婚。可是，每次都像在播放一张纹路受损的旧式胶唱片，每播到那个地方唱针就给卡住。美芸对我的求婚毫无明确的回应，收听这段录音的人到了这里只能听到我的恳求，却听不到她的回音。幸好到了最后，唱针跳过了坑纹，那句暗示愿与我并肩携手的话，最终传到了我的耳际。

我忙不迭说：“当然啰，我们都上教堂，虽然我上的是天主教堂，你去的是圣公会礼拜，应该不成问题的。”我跨过了婚姻路上的最后一道障碍。

不过，美芸的面上掠过一丝隐忧，她知道我们面前仍横亘着崎岖的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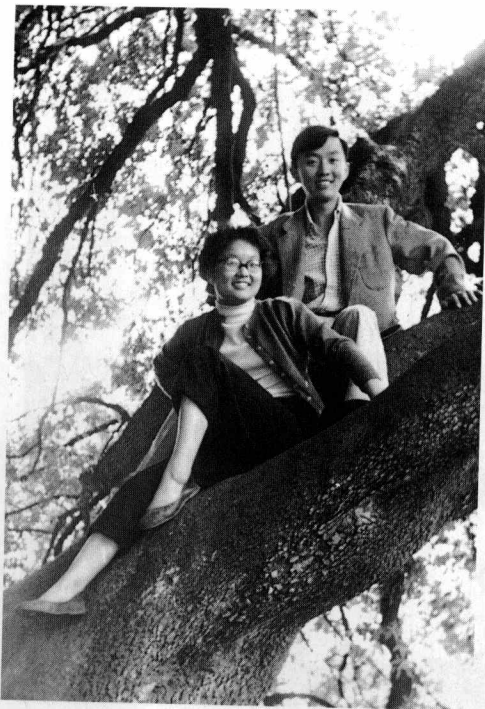
“郊区有两座漂亮的教堂，希望可以找到位好教士为我们主持婚礼就好了。”美芸边想边说。



1942年摄于上海我家前园。我坐在滑梯底，旁边手推椅上的是我弟弟高锟，还有一众表姐妹。



我们一家与姨表亲及朋友的大合照。摄于1958年，香港一次家族聚会。



骑在大树上的就是我未来的妻子，1958年在英国乡郊，我们才相识不久。

布力希斯在伦敦东南区，起初是一大片草地及灌木林，因以得名，随聚居的人渐多，发展为一小镇。在两座教堂之外，这区不乏树木，是伦敦郊外自由发展起来的一个住宅区，当时我就住在附近。

教堂规定，新郎或新娘必须是教区的居民，并得参与婚前指导，在婚礼举行前的三个礼拜天，都得宣读婚姻公告。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给美芸在布力希斯教区找一处居所，这倒不难。

更困难的，是获得美芸母亲首肯我们的婚事。

这个棘手的问题，美芸真不知如何面对。她害怕，她姐姐未来夫婿向准外母提出婚事的时候，她母亲那火暴的反应会再次重演。按照中国的习俗，兄长必须先成家，妹妹才能出嫁。美芸的母亲为此大动肝火，滔滔不绝地数落了她一顿。她的姐姐不理一切嫁出去，但快快不乐了好一段日子。当下，同样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的未来襟兄仍然独身，他的女友连影儿也不见。美芸立定主意，宁可私奔也不要任人摆布。

跟着的几个星期，美芸偷偷地把她最宝贵的物件逐一带到她的新居所。其中有她在学校历年所得的图书奖。在她决意从此离家的前一天晚上，我尽最后努力，向她母亲提亲。一如所料，她的反应直截了当，不容半点转圜余地，她要我从此不要再找美芸。美芸把门匙抛到她脚边，说从此离家，不再回头。一件大事就此完成。但我心里却隐

隐压抑着莫名的愤懑和沮丧，本来应该是兴高采烈的一回事，却落得剑拔弩张，不欢而散。

我们得靠自己筹备婚礼。不消多久，我们便收拾心情，兴冲冲的准备婚礼了。

我们找上门的第一家教堂，在布力希斯的外围，位处一条僻静的小路，地点正合我们心意。可惜美芸的住处与我们看中的这家圣约翰教堂并不在同一个区上，不过那里的牧师也很热情地接待我们，他提议我们找一家属于我们教区的教堂。我们照着办，可是另外那位牧师跟我们的会面却短得一盏茶的工夫也不到。他由上到下打量我们一眼，就冷漠地说：“我们不会替外国人办婚礼。”我们当下气得说不出话来，简直不相信一位牧师可以如此决绝，而且公然暴露种族歧视。他根本不知道美芸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是如假包换的英国公民。我们只好回到圣约翰教堂，再次向那儿的牧师求助。

牧师说：“如果那位牧师不为你主持婚礼，我乐意效劳。”我们当然也乐意不过。英国这个皇权至上的国家，仍不失其开明的人道。

我有个表妹，是我舅舅金通明两个女儿中较年幼的一位，那时候已从伦敦的埃弗里教育学院肄业。她很为能当上美芸的伴娘而雀跃。我们过从甚密，她给我们的婚礼帮了很大的忙。她提议把美芸的身材尺码寄给香港我



妻子所着浅粉红色长衫由香港寄来，剪裁合度。1959年终于与所爱共结连理。

的母亲，好给美芸和她各做一套中国式服装。可是母亲和裁缝也许不相信美芸会比香港那些娇滴滴小姐们高大，结果衣服做得太窄了，幸好还能赶得及修改过来。从婚礼上美芸和我表妹拍的照片可以看到，她们穿起中国服装来是多么漂亮。她们都很苗条，但与今日香港患上厌食症似的女士们实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找来一位外表老成持重的旧同学，扮演父亲的角色，好把新娘交托出去。另一位同学的弟弟就当上我的伴郎。

这段日子里，我和美芸都在同一家公司工作，换言之，我们得仔细地安排时间。整个过程有如军事行动，我们订下一个巨细无遗的时间表，详列我们要做的各种事情。我们预订了教堂礼堂用来接待来宾，算清楚怎样准备食物和把各色蛋糕弄好。纸杯、纸碟、胶刀、胶叉和餐巾等，都在必备物品清单中开列得一清二楚。甚至连礼堂的彩带、花朵装饰，以至在我们步向圣坛时给来宾掷向我们的五彩纸屑，也都一一办备。

我们也计划好了蜜月行程，准备在婚礼后翌日早上便出门。我们的家在伦敦南区伊咸一家房子的一楼。在婚前三个星期，我先搬进去，婚礼的大部分准备工作，都是在这里进行的，美芸倒要从她的住处每天往往返返。

婚礼当天清晨，我把食物运送到教堂，美芸和我表妹则一早到来换衣服。我们安排了一辆大轿车由家里接载新娘团到教堂去。

那天，我的肾上腺素制造量准是超乎平常。我仍记得，1959年9月19日我黎明即起，精力充沛，迫不及待地就要动身。这天的日程开始依计划进行，而且奇迹似的进行得井井有条。宾客鱼贯而来的时候，我已经在教堂门外迎迓。风琴师奏出我们预定的音乐，我等待着新娘团即将抵达的讯号，心里稳靠得多了。这是个迷人的秋日，云淡风轻，阳光透过树木的枝叶，在草地上洒下金色的斑点。这一切，正静候着明艳的新娘到临，与我携手共赴圣坛。

“钟声已经响过十二点，轿车到底哪里去了？”我对等得焦急万分的伴郎说。虽然只过了几分钟，却已经像天长地久一样，令人差点连指头也要咬破。我心里想：“她不会临阵退缩，让我在圣坛前演独角戏吧？”

那天稍后美芸对我说：“车子迷路，所以迟到了。我还以为你会把婚礼取消呢。”我回敬说：“我们应该相信自己的决定，我也以为你事到临头才退缩呢。”其实，如果当时流动电话已经普及，我只消拿出电话来拨个号码，那三十分钟的疑虑煎熬和牵肠挂肚，便会瞬间消弭。

轿车快到，伴郎便引领我同到圣坛前。

“你看清楚婚戒带在身上了没有？”我紧张地说。“当然带好了。”说着，伴郎笨手笨脚地摸遍了裤袋，最后才在外套的内袋里找到戒指。

乐曲戛然转了个调子，表示新娘团已经准备就绪。瓦尔弟歌剧《阿伊达》里的结婚进行曲响起，我恨不得回过头去看新娘一眼。可以想像，美芸正接受朋友和贺客艳羡目光的祝福。我心里想，不知道家人缺席可会影响美芸的心情。尽管我们已特地印了红堂堂的请帖发给每一位至亲，她专制的母亲显然禁止所有家族成员参加我们的婚礼。她那抬不起头来的兄长、已婚的姐姐、未嫁的妹妹，相信都一律难越雷池，不敢有违母亲的命令。

美芸终来到我的身畔，面向牧师，明眸高洁，娴雅端庄，向我微微一笑，令人心折。她的白色织花锦缎礼服，出于她自己的设计，实在无懈可击。不但高贵，而且把她苗条的身材衬托得恰到好处。美芸的衣服，许多都出自她一双手。虽然她说总是要边做边改，这次做婚纱不知可有同样情况，即使有，却一点也看不出来。在这么一个重要的场合上，这套婚纱绝对大方得体。早前我问她可不可以先给我看看，她说：“要到我们在圣坛前，你才可以看，这是传统，要不然，会带来噩运的。”我相信，我们有时确要交流一下思想。

我们交换过誓言，也确信能矢志不渝。平心而论，那时候我们正在热恋中，又可会了解我们的许诺背负重大的责任？我们可了解要怎么做才能信守我们的承诺？只有像我们这样维系长久婚姻生活的人，才可以回过头来指出，成功和快乐的婚姻，需要双方都付出努力。我们必须彼此了解，互相扶持，使大家在智慧和能力上都能与时俱进，最重要的还是互相尊重，平等对待。纯粹建基于肉体关系的婚姻，在这日趋复杂的社会里恐怕难以持久。



两天前便订购及冷藏的结婚礼饼购自英国马莎百货店 (Marks and Spencer' s),
由美芸亲手装饰。1959年婚礼上切饼留影。